

田

亭

草

大父母傳

不肖鳳翔嘗逮事我大母林蓋自離乳襦大母輒拊摩長育之比童州就外傳歸則爲譚先世事甚悉翔雖愚鈍猶知感奮謬覲有寸豎以恢先緒今大母歿又若干年矣深懼祖德湮滅後嗣靡徵爰次厥睹聞著爲傳

大父諱禮字廷文以字行曾大父太學公諱性之第三子也太學公父諱惠而伯父諱應登永樂二年進士爲永嘉龍游令兄弟故相友愛迄三世猶同居也太學公應貢之歲實始生公公甫九齡而太學公歿

二昆以遨蕩覆產又皆早夭無樹類公隨母携弟掇
殘貲依外氏以棲外氏奇公穎慧常日公曰此詩書
種也佐之脯贄遣詣塾公亦昕夕刻勵絕不與凡兒
伍顧未久而母余孺人亦逝矣先是太學公歿權叢
于東郊淺土公年幼弗及知余孺人知之而弗能躬
詣也臨歿以告公公大悲泣時公雖幼弱已蘄然有
成人志輒拊心自念曰此非吾哭踊地也第令吞聲
屏息柰此一腔血淚何遂懇辭外氏出捧遺簪衣衾
屋設位朝夕奠以其間訪求太學公叢所閱兩月弗
能得則籲天祈神大號于東郊者三日忽有龐眉

又指示之曰黃太學在此矣公穆卜啓敢鐫膺血清
骸上以滲入爲驗果然遂奉與余孺人合窆隣里相
傳稱爲孝感焉既卒哭行貨于二山莆陽重繭鵠形
積纈累寸凡六載始克娶于鄭又三載始克爲弟廷
睿娶公竊自喜曰先人嗣續庶有冀乎無何弟廷睿
卒鄭孺人亦卒營之又三載始克娶我大母林蓋公
於骨肉婚娶間遭屯蹇甚然自是而公營于外大母
營于內乃始有環堵以居蔬糲以飽矣公性謙和惴
惴人有買貨于公者公爲言原值幾何今獲子錢幾
何無匿情亦無厚索見者傾信即同黨咸推公祭酒

戶故有懸糧每繇役至不敢出片語較多寡惟里正
命應之終其身不識官府亦不聞隸卒追呼聲居常
語曰飽食須念枵腹時暖衣須念懸鶉時人胥以
爲名言蓋公之知足無營實克踐云家祚單微自太
學公而下皆才身著代公舉中允府君又晚殆凜然
有如綫之慮然絕不爲姑息小慈大都其教不嚴而
肅啓手足之夕呼府君囑曰惟謙厚可遠怨惟質實
可動人兒其識之大母林既代公持家政諸所爲先
閨壺訓子孫一如公夙範即不肖輩侍大母膝下聆
提撕督誨儼如侍公焉大母初年啖辛中年薑芼

茹晚而府君能供甘旨養矣顧韋布之疏糲如昔晨起
織紵迄日昃弗休昔人謂瘠土思而沃土逸殆不其
然大母素寡疾一旦弗愈輒集家人正衣冠坐俾環
拜爲訣呼不肖翔撫之曰兒當昌吾家吾含笑逝矣
遂端坐而化殆翩翩乎仙哉鳳翔曰家之昌也多起
於單微困厄其修德而培之也若持券受償隨聲答
響非意之也吾門之中替甚矣實藉我大父母卒瘞
種德振茲式微而大父漬骸營葬與唐王少女事頗
類即列之孝友傳其奚忝矣小子謹論次其實用
於後之孫子俾永念祖德云

郡博士徐先生傳

徐先生孟字希孔晉江人嘉靖中爲郡邑博士公業
程朱易傳義得蔡文莊公正傳邑人士翕然宗之稱
之曰徐先生氈壇所至無論云公自幼喪母家故貧
既推擇爲諸生受餼廩矣兼諸從游所束贄差足自
給悉罄以奉父旨甘事繼母一如母也異母弟四女
弟五婚嫁事獨力營之義不令橐中有私錢帛比爲
博士郡邑諸弟至輒傾囊恣自取旋取旋耗旋復給
之弗爲悵晚歲家居重重免凍餒猶損糲糴濟焉又
旁及其族黨公性雖長厚豐推予顧獨斤斤爲廉妻

父謝公某鄉所稱賢也念公貧歲遺粟二十五石公受之一年即謝卻之曰非壟上所耘辟纁所易食之其味弗甘憲副何公元述公高弟子也同省試掇科推宴金爲公贖公堅弗納曰初發軔何得急此爲蓋自爲諸生時其廉潔已如此初仕司訓袁州遷諭曲陽最後董教黃州不沿例問諸生贊餽間有問其乏困而周之者居恒擁臯比譚經講藝士斌斌嚮往而黃故材藪所型范造就者十之三所賞識期許而卒持券驗者十之七以故既去而人思之歲時通問訊不絕里居樵戶寡接惟諄諄課諸孫學即獨坐竟日

親友宴閒未嘗有夷踞傾欹態而亦不爲儼厲如此者至耄猶然蓋藹然衛武抑戒之意焉鄉大夫士無間識不識胥傾心注慕云年八十八卒黃郡乘列公名宦頃歲弟子員陳牒學使者請祠祀公學使者允其請輿論快之時公離黃郡四十餘年所矣

史氏曰班范儒林傳所載諸博士皆論石渠璿崇牒者也顧第沿述師說以授諸徒衆尠有他行能足稱而萬石君之馴謹姜伯淮之孝友匪顯融廊廟掛名乎旌恐亦與塵芥同汨沒矣輒近世賢人君子蠖屈下位泥蟠岩穴而欲標不朽之聞永施後世也難矣

哉徐先生九原之下倘未曰世莫我知也余景慕先生故采撫厥行實爲之傳

大叅象峯周君傳

大叅周君標閩晉江人舉嘉靖壬戌進士授廣州府理官廣會郡也獄訟蝟繁諸監司倚重君又率移它郡獄就訊君覈情比法歸之于審克胥占即上官不得以意爲高下民羅罪者咸自謂不冤焉嘗攝守者再攝令者一所至用廉平爲理有兩漢循吏風其攝守廣州也屬島夷匪茹萑苻間多伺釁嘯聚爲居民苦君曰世豈皆樂禍之民哉碩鼠之怨其咎在上則勅屬邑令卹惇困蠲繇役民謹然若更生已乃厚募武健設間謀俘厥渠魁而下令境中諸持錢鏹鉤

銓者皆爲良民毋得問自是盜賊屏息環四封按堵如故議者謂龔遂之治渤海不足逾也居三載以政績茂異屢爲兩臺奏薦而君素挺特耻納交重得遷戶曹郎逋遷員外郎中在戶曹凡六載奉部檄督淮安儲督太倉鏹帑督總漕廳事規畫悉飭諸弊實洞然如掃乃其操持嚴密皦然不垢則閱六載若一日也積功望遷守長沙君前後三爲郡守而兩以憂歸最後得揚州未蒞事爲長沙重數月謹身率先聲譽方隆隆起迄于今民猶追頌之在兗州最久兗故鉅郡所庭蒞州邑長凡二十七屬旱蝗後民磬磬艱食

少逃死于他方公躬自節約諸服食取給月俸而已
檄下諸州邑俾招集流移課農桑墾疆畝每歲春輒
發倉廩以賑貧乏勅秋自穰輸而不責其息以爲常
民安土樂業靡復有葛藟中谷之嘆矣郡綰轂通衢
冠蓋絡繹相望且宗室繁衍舊時者率與郡縣問遺
通請寄撓有司法君第以時謁過賓無乏供亦無侈
饋宗室祿糧恒委曲爲之地乃非事干請者絕不得
通也君爲郡雖任寬和持大體顧又佐以嚴察諸猾
胥跼蹐奔命旦暮持牒陳牘剖折如流而尤留神聽
讞有冤獄積不能白者君察其枉狀立釋之并廉得

其它主名移之罪闔郡頌曰神君云時君政聲倬然
爲東諸侯冠姓名在屏風久矣以故其復補揚州也
即途中擢備兵徽寧江西按察司副使君至則節約
惠愛一如曩理郡時不以臬體崇嚴故自亢重歲偶
亢旱輒率諸屬吏徒步虔禱三日而澍雨大應閭閻
有商霖周雨之頌焉遷去之日稚耆擁車前後不忍
釋比舍車揚舳蓋號涕留者夾兩岸也君蒞官皆劇
地而性復彊敏詳慎綜理務精核即旁午中無所避
難故所居以治辦稱而力亦困憊矣之江右叅藩兩
閱月竟嘔心卒君內行脩篤自居貧庠校不以一勝

錢自私從宦二十餘年所餘貲先後奉封公稍營產業而裒集三分之伯兄與庶弟均得一焉君無銖髮加也宗黨中老弗克終壯弗克婚稚幼弗克長育者悉仰君饜所望去逮自兗州歸免喪赴闕二親俱已捐養矣而伯兄仝愿無貲省則籍其田畝所入歲令主記者分給姻黨視踈戚有無爲差曰毋令溷吾宦邸居恒語人曰泉中縉紳日盛不患無文采患無行誼可述耳又曰福戒於過享財戒於侈用氣戒於全溢終其身食無兼肉衣無重綵居無華宇即販夫稚子不睹一鵲色倨容閭里間忘其爲宦闕也訃至時

里中人咸咨嗟慨惋或至爲之墮淚云黃生曰古所稱賢豪士內行治績罕有兼者陽羨許荆以孝廉舉至爲桂陽太守則卓然稱循良廬江朱邑守北海治行爲天下最而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此二氏者足爲兼美矣今觀周君實類之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詎然哉余故從史氏後得論次當世賢豪長者因次君行事輯爲傳藏之名山俟知君者采焉

隱君子吳洲沈公傳

吳洲沈公諱塾字子居浙之烏程人嘗為博士弟子
員受餼廩守次當應貢春官以讓其友人泊如也旋
以子少司馬公節甫貴累封尚璽卿矣猶稱隱君子
蓋重其德云余從宦兩都間樣舟苕水上接吳興士
大夫譚公質行甚悉其瑰壘藉藉人口耳者凡二事
當嘉靖之季浙苦倭尋而白巾賊起衆皇恧鳥獸竄
公約飭其族黨里閭豐儲蓄繕戈矛旦夕為守望計
賊聞風不敢犯里落賴以全安嘗築室穿土得窖金
約二萬緡公愕然曰無故之獲有道所憂吾未至五

月披裘而敢拾遺金謬稱天奉乎遂以白邑令請當
縣租一歲乃邑使者不時至為群不逞荷戈勉之官
重帑其餘而公靡錙銖染吳興人侈譚茲二事謂保
聚捍寇似晉庾袞鋤金不顧似漢管寧而所處之難
殆過之乃其孝友恬怡亦復有相似者公大父處士
公汝梁父孝廉公端咸奇公于孩幼中處士公晚喪
儷恒以公侍寢食不離側詩書傳疏習尚嫩惡縷縷
譚說以為常比處士公棄養公甫十歲耳已哀痛如
成人有范喬泣硯之思焉弱冠任為家督孝廉公計
偕北上藉以無跋扈憂即家居營公所料量區區

忻忻喜曰第令吾為之不是過矣侍孝廉公疾祈天
請代問醫嘗樂窮心力匪懈逮執喪則戚與易兼不
致貽它日悔母溫孺人孀居二十載嗃嗃難事公奉
之日以怡愉母歿時公方寢疾猶匍匐號踊如禮愛
公者鍼之曰得無滅性乎公弗為輟也有母弟二公
撫之恩意周浹其季者領鄉薦公實輔翼督厲之庶
母顧勿嘗哺食公壽高而無子公肩其生事死葬與
顧復之報弗殊人謂有子哉此母矣生平槩矍甚嚴
即尸居燕閒無惰容褻語自閔宜人逝遂絕意繼娶
筑筑一室蓋二十九年青燈相對蕭然若出世緣者

惟念遠祖墳塋傾圯墓田他屬捐已貲修葺增置之
春秋二祀外悉籍其餘糈以給族人復倣歐蘇二公
之制創為族譜叙次詳覈俾三百年血脉流貫若一
身乃至婚喪弗贍者朝暮弗克舉火者望公若取諸
寄焉其追遠敦睦如此公既以少司馬公貴膺清秩
漸睹華輿顧降心自挹損望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
叔子之崧季子之喆孫淙淮演後先登科第而服官
中外者皆克世其行業有聲歲時干旌之訪望通德
門駱驛不絕而公韜斂益甚人謂公範家之驗厚德
之報且昌熾永涯云公雖用長厚維世風顧其

扶義有矯矯不可奪者富人朱整死以生前賄結故
棟事者議祀之鄉賢即貽訾月旦弗恤矣公移書昌
言曰夫世有飾名吊詭者指視叢焉矧奸富如整若
暴諸達路者乎某即孱無力終不能茅靡緘默令桀
距溷隨夷也棟議者為之奪氣事遂寢吳興人僉謂
茲舉也真是愁奸雄植名教已公平時年八十有三
少司馬公請于朝得賜諭祭而閔宜人並享焉仍予
半葬黃生曰庾叔褒砥節清白當世目之曰異行而
晉書列諸孝友傳中管幼安匿景韜光聲暢殊俗乃
青州刺史程喜具上其閨庭孝慕狀一何惇惻懇至

也夫惟謹庸德者乃克著瑋節耳異行云乎哉今觀
吳興沈公逵逵篤行君子也乃至扶大議臨大難與
夫義利失得大閑輒崢嶸軒豁幾於壁立萬仞矣古
今砥行束修之士或伸於人而脩於天或厄於生前
而享於身後獨公所得於天人前後之際者如此是
又庾管二君子所不敢望也

贈君竹墩程公傳

贈君程公諱璉字廷器徽之休寧人隱跡于江湖市
塵而雅敦士行謂竹有君子之德慕而勗焉因自號
竹墩人稱之曰竹墩居士公既歿以子太守公先令
鄱陽奏最贈公鄱陽令人又稱之曰贈君云徽俗多
業商自挾冊唵頌通文義克綜簿籍即逐其父兄儕
侶出而行貨公喪父早壯採木于括蒼山因游金華
訪黃初平叱石處謁趙清獻三衢酌嚴子陵釣臺飄
然適也絕不爲博戲馳逐諸遨蕩事亦不屑仰機利
競尺寸性剛果矜重然諾自奉菲嗇一絮衿非敝不

更而獨樂施尚誼每行道見遺骼必買槥殯亟瘞之
姻戚貸子母錢者遭折閱復有所請公貸之至再三
無難色間有鴛鴦負公公亦置不問也當往來枯蒼
值駛流覆舟漂泊數里援木以濟卒無恙殆若有神
祐者然公自是遂徙業居杭南關杭僧閻璽索貿金
半百遺客舍與突中同事者疑其詐而匿也攻之甚
亟公偶蹴得之即號于衆還焉璽頓首謝曰公乃生
我僑杭逾五十年諸以善果來募者施之惟恐後南
關榷木使者至咨詢利病必首禮公凡訟不能決者
咸賴公質成焉公雖什九居外然至江表疾時門戶

殫竭心力不以遠游爲解有祖塋沒於豪右族人輒
於悍奴每搆訟蔓延十餘載不憚以千金佐費迄事
直乃已嘗三長糧役皆勇往弗避諸子姓逃匿者公
倒囊代輸徐竢追償盖公之樹德于家鄉類如此黃
子曰史遷傳貨殖世訾其卑仁義羞賤貧徒隨聲傳
和耳遷發憤著書其立論曲盡情形而歸之于正故
曰本富爲上又曰廉賈歸富所爲崇義獎世意何深
也即如陶朱之好行其德三致千金散與貧交疏昆
弟任氏折節爲儉莊公事身乃得飲酒食肉以此爲
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此非賈名而士行者哉盖

遷所稱述如此程贈君故宜有傳乃贈君之子太守
公克豎循良績貽 綸命爲九原光寵夫贈君之爲
主上重也豈必在其身哉

何烈婦王氏傳 有小序

烈婦之以死殉夫也事在重陽後一日時余方歸自
巢雲困登躡餘勞猶艱步履而郡公邑侯亟于揚幽
貞勵風教則即日臨其喪矣余將以次日拜烈婦几
筵或問於余曰烈婦誠賢顧以老成人降禮少婦也
母乃已重乎余應之曰宋子京有云聞家淑女執誼
抗節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夫且躋諸哲人烈士之
林奚而不拜也比及門則同紳長於余者已源源踵
接余遂入而成禮焉其舅儀部君亦從旁酬拜是勿
殤童汪錡之義類也越數日睹所次行略因采掇為

傳

何烈婦者故弋陽令王君居瓚之女也名承靜嫁為邑諸生何九轉妻年甫十五耳已敏毅有丈夫氣時姑溫安人已捐養舅儀部君奉譴之粵西越數月乃棄官旋里烈婦以弱齡肩家棟如理焚絲縷縷有緒事諸母恭如其姑處妯娌睦如其舅舅門以内交口賢之儀部君既喪伉儷不再娶取側室攝閨闈事中饋業有託矣烈婦則曰有舅之尸饗奚容它諉每理舅饗殮奉即婢媼無所假手一䟽一肉皆攢澣自十指具雖適手弗憚焉其孝敬類如此何生意不可一

世振厲矯矯儀部君常秉裁之獨其下惟憤發絕不
倚父宦作潤家計烈婦恒羨藜飯羈恬然甘之曰庶
成吾夫子高邁乎又時對人云天酬吾願必不以貴
富自封殖此其志殆不讓何生者何生疾革烈婦已
旁皇廢寢食及其卒則朝暮拊棺號哭曰此固吾卒
命之時也諸母暨妯娌曲為慰解猶謂有遺孤在比
孤劬殤而死志決矣自製殮具還所貰市坊米鹽雜
直分豁纖甚出遺衣布與人稱其多寡全歸期則所
預訂也母氏尼之不可內外親黨尼之不可舅面諭
尼之亦不可既得請大寐達旦語人曰吾夜夢長虹

裹身殆得死所乎死而有知當祝舅百有餘歲重九
日延母氏姊妹爲別越次日晨出廳事謁祖先尊長
拜跪如禮無慘悴色所囑夫子祀事及所以嫁幼女
者皆周悉有條又謂兄曰妹行矣第慰母母過念我
遂闔扉懸帛自盡顏色如生時年二十有八儀部君
次烈婦行略述其兄世都之言曰烈婦十許歲時從
父宦邸讀書師試之駢語曰紛紛名利客輒謦聲曰
文文禮樂人及將死謂其兄曰少嘗聞女媧補天茲
事渺茫倘有補世道云爾嗟乎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蓋自劉子政傳列女而後諸以節烈稱者未易

縷數惟宋子京所錄樊會仁母與烈婦所遭頗相類
乃其死之皦皦雍雍則烈婦尤過之烈婦故詩禮家
冑何氏自學博公以德禮範家儀部君嗣之砥礪名
行著聲朝野其風範所自來耶不佞無陋謬為之傳
俟觀風使者采錄而褒旌之焉

蔡烈婦呂氏傳

烈之爲言取義從火凡蓋臣殉職貞女殉夫均名之
曰烈謂其英風義槩赫赫勃勃如火之炎上弗可遏
也夫蘭閨弱質微霜可摧乃克臨難矢志慷慨捐生
與偉丈夫競節詎不卓然稱難哉顧又有從容就義
不逼不徐動符規則匪第厲意氣振奮一時者此尤
足多已晉江呂氏女嫁爲邑諸生蔡國襄妻國襄都
講安平氏恪勤中饋共舅姑叔水懽未半載而國襄
病氏昕夕籲天請代扶持湯藥未久而國襄死死之
日氏自矢以身從矣悉斂其簪扇筆研納諸懷袖示

不獨生焉者虔案醑哭奠如禮屆三七期手懸帛告
于夫柩拜辭于舅姑父母遍及戚屬徐樞衣升几向
總幕自經是時闌內外觀聽者數百人無不人人嗟
異黨正鄉三老至爲望縣下拜焉嗟乎人之所惡有
甚於死者矣顧驟激則奮徐思則悔乃烈婦之死揆
時涓日釋衰麻而就斃一何雍容也茲豈非鐵石肝
腸浮漚幻劫者耶贊曰宋宮之火楚臺之水造次犯
難猶守以死矧失所天焉用生矣寧與霜彫不隨風
靡懿哉貞婦曠世齊軌令聞孔彰輝彼女史

安平三烈傳

吾邑安平地瀕海自餉舶利興則航海而賈者走死地如鶩歲一往返大率以呂宋爲藪穴萬曆癸卯秋狡夷難作安平之賈人罹禍酷甚乃婦人女子仗節死其夫者三焉莊生有言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夫烈士固自烈耳槩以殉名例之非通論也余聞三烈事而嘉之爲之作傳

陳章憲妻黃氏事舅姑以孝謹聞呂宋之難章憲與其父典箴妹倩黃崇禰殲焉夷方信息在波濤渺莽間越歲季夏而予遺逃歸者至矣氏聞訃則號慟幾

絕矢志必死姑再三慰諭之氏復忍泣慰姑又時時舉粥進請強留老身爲他兒地也夫兄請以子後章憲氏答曰伯氏雖有一子未亡人安忍奪之且死易耳吾爲其易者下報夫君畢矣蓋朝夕上尊俎奠者凡三旬逮七月之望拜辭姑氏遂闔戶自經宗黨姻戚知其志堅決不强挽也然感悲而壯之

陳氏名英娘即典箴女幼受黃崇禎聘婚期未及也自許至則與其嫂黃氏預訂死期誓不再許矣日向其父几筵哭又遙向空哭比嫂死家人哭之慟英娘則曰嫂自得死所耳奚以慟爲已遂拜辭母氏堅請

叔伯昆弟趣素車詣黃門是時送者如雲泣下者如
雨英娘不爲心動也晝夜坐苦由弔客至就總帷答
焉夫兄高其義擬厚治殯殮報之英娘辭曰旅逝者
身膏草野而死閨閣者享厚殮九原何能自安以八
月七日亦自經死其日觀者闐門謂列女傳所未有
云

柯日蕃妻顏氏幼喪母父梧絕憐愛之日蕃死氏晨
夕哀號稍稍散其奩具遺諸妯娒密爲治殮計其父
遣媼婢謹護之比卒哭輿擁以歸諸慰諭者日環其
側也氏日啜粥重一餐然陽爲不死狀時或笑語如

常九月之四日蕃死日也前期語其父曰良人死且
及暮禮宜歸奠父許之屆日鷄鳴起薦俎哭極哀舉
家皆慟不爲意氏遂乘間自經比跼戶入已不救矣
論者謂自古貞媛如剪髮削鼻以絕異議者非一氏
父梧之牽於小不忍無足恠者乃氏之矢志弗移良
足嘉已於是鄉三老爲之敷其事

史氏曰死生之際亦大矣顧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
泰山茲三烈者皆激昂慷慨視死如歸取義成仁瞬
然最著見聞者咸重之彼其期固相先後也豈耳目
濡染有交相成者耶抑天植其性祿有待而興耶語

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又曰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
黔而黑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梁節婦傳

梁節婦惠安人也上石州知州陳某之女嫁爲南京
吏部主事梁公懷仁妻吏部公晉江人弱冠舉進士
聲稱籍籍節婦相其內治以孝謹聞于家宗黨中目
爲雙璧云吏部公卒于官邸時節婦年甫十九耳朝
夕拊膺慟曰嗟天乎誰當以輜車往乎既已扶櫬南
歸則絕粒闔戶誓以身殉是時節婦姑莊氏暨祖姑
黃氏煢煢然在也相與泣諭節婦曰夫死者有知誠
願血食爾夫弟尚幼吾二老人者桑榆之日有幾爾
即不愛一死將送往事居之謂何何以延宗祫見夫

君地下節婦乃始收淚飲泣罄簪珥躬織臬以奉甘
毳歡爲夫弟婚娶冀續夫後已而夫弟相繼歿祖姑
黃氏又歿節婦重與姑莊氏形影相吊也摧楚甚矣
節婦則益黽勉拮据維持門戶罔替又二十年而姑
莊氏歿蓋自節婦稱未亡人距之至于今艱阻備嘗
慘愴萬狀諸生事死葬之費紛集邇交節婦一以身
肩之盡慎竭誠顙若畫於禮度居常毀形素衣與人
言無見齒之笑閭內外斬然有條也今節婦年且七
十矣襲壁櫝珠疇然不滓閭里以爲完名焉

黃生曰節婦姑莊氏亦以貞行膺 朝獎梁氏蓋世

有節婦矣豈獨其賦性茂哉亦耳目漸靡使之然也
豫讓有言吾所爲此凡以愧後世人臣懷二心者也
若節婦者足以愧世矣雖然願爲良臣無爲忠臣節
婦之志良足悲乎

謝氏節孝傳

吾晉邑謝氏自其先太守公以宦蹟顯今封君先生
九思太守公五葉孫也先生生五歲而父茂材公母
魏氏相踵歿惟繼祖母蔡在而先是蔡之歌黃鵠寡
也年甫二十三耳獨居一室撫遺孤與已女等其孤
每從外傳歸則勗以先緒俾克紹詩書業人謂翟東
郡繼母之德不足逾也逮撫封君先生茹艱將荼志
彌厲諸所爲殷殷顧復斤斤訓勅一如曩植孤時中
年家遭釋落飢粥或時弗給第泊然甘之終其身足
不踰壺閭目不覩歡會曰未亡人何忍與內外宗姻

齒以故封君先生亦克自感憤蚤蜚聲橫序中而曾
孫吉卿台卿岐嶷穎發蔡已及覩之乃竊自慰曰庶
藉手報九京乎尋以壽終蓋身繫謝氏宗祊者凡五
十載封君先生幼有至性自問業就傳輒廢蓼莪遡
水木也即嚴大母訓惜陰焚膏無逸晷然昏旦必歸
奉定省以爲常大母疾叩天請以身代比歿而執喪
營葬且戚且易居恒搏顙隕淚曰不肖於大母蓋怙
恃兼矣其何以圖報塞嘗夢晤蜀人李密相與酬答
語詳先生所自爲記中觀者異之先生二子吉卿台
卿同舉萬曆庚辰進士而先生以其子台卿累封知

廣黃子曰古今稱祖母之慈孫之孝則嘖嘖李氏矣
嗣是而齊宗元卿唐楊審禮皆少喪母爲祖母所養
元卿孝謹篤摯每祖母病雖在遠必爲心動人目爲
宗曾子審禮值隋亂負祖母轉側渡江侍病嘗藥一
似報劬勞罔極茲其一門慈孝差足與李氏埒美顧
非有矢節艱貞維孤兩世如謝媯之尤難者令伯二
子重有文才審禮一子宦而靡豎乃宗氏之胤無聞
矣今謝氏二惠競興咸克惇世德奕家聲天之酬節
與孝何隆且渥也余讀長君所緝行畧有慕焉因掇
其大者次爲傳

傳烈婦蘇氏傳有序

古昔淑媛貞婦不踐二庭者班班載在史冊彼其忍死植孤衡父母亂命截髮刎耳以矢靡他松柏歲寒之操非閱歷不驗至于殉義慷慨捐性命於斯須第一決之力易易耳間有求死不得而展轉逶迤如東漢荀采者方其懷刃自誓豈不凜凜然皦日秋霜顧其父爽令傳婢奪刃擁入宅氏之室乃用術自衛重爾得乘間雉經夫死非難而撓之者難之也余睹傳烈婦之死不惟爲之悼而又爲之幸焉爰搦管傳之傳烈婦蘇氏郡城西里人也伯父侍御公父封太守

公兄學憲君以詩禮家法聞于郡中烈婦嫁爲武榮
傅熺光妻傳亦詩禮族也初烈婦之生也當學憲君
登第之年封公竒愛之會母陳恭人乏乳將以付諸
保氏弗忍也而會學憲君內子恭人王亦乳子遂佐
姑哺之封公謂烈婦有竒邁其鍾愛之逾篤年十七
歸于傳姑陳善病卧床褥日久烈婦朝夕省問與諸
娣姒迭伺盥膳姑懽甚語人曰吾得孝婦愈吾疾矣
越歲熺光病烈婦祈天請代竟弗起父兄趨往視之
烈婦已誓不欲生矣自是晝夜哭水漿不入口者三
日遣侍兒請與父兄訣父兄至悲不自勝烈婦則慰

劉公曰女子既嫁爲人婦即長存無能供膝下孝養
死自其分無庸戚也又謂學憲君無過哀兄爲綱
常名教之官妹庶幾不爲綱常名教玷耳時姑陳暨
夫叔兄圖所爲烈婦慰者立伯房子廷佐嗣燬光事
寔矣姑又遣老媪敦譬甚力烈婦荅曰姑所爲汲汲
立嗣冀藉口全吾生耳顧撫幼兒延宗祏自有任之
者吾卑弱何能爲惟從夫子地下是爲永畢已疏奩
具跪致之姑所曰以此爲幼兒資散其衣服與侍婢
將永訣之前夕請姑榻前跪白曰婦絕粒旬日無生
趣矣留一日則多一日毒楚惟姑垂憐姑哽咽不能

語亦不忍逆烈婦意詰旦烈婦更衣服拜祖廟夫靈
闔門理尺帛自經顏色怡然如生內外宗姻觀者人
人泣下時年十有九

黃子曰善乎管子之言也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苟慈
明漢代高士其對策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
禮義備則人知所厝夫慈明之論述如此乃家庭私
愛何其以姑息不以禮義也封公之愛烈婦篤矣獨
不爲嘔腹小慈以故烈婦上無阻撓下無牽戀從容
矢志視死如歸其天植貞性與家訓薰習實相表也
吾故以此爲烈婦萃嗟乎烈婦真足垂不朽矣

尚書贈太子少保黃恭肅公行狀

曆丙戌九月初七日南京刑部尚書晉



於臨漳里第閩撫按官爲請卹典于朝公季子

崇方仕爲光祿署正亦陳情以請 上下其䟽禮

部憲官言公勲德純懿爲國名臣於令甲宜從優卹

一俞之於是錫公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恭肅蓋卹典

冊隆備焉先是公治壙于邑鐵竈山之原倣劉忠宣

公故事自爲壙誌遺其子公子喬棟等業已遵治命

公所爲誌藏諸幽矣頃復貽黃生書曰先恭肅公

也自挹損不欲傲身後榮名此生平夙志也顧不肖

孤軍道伏前人之光弗一表著不孝之罪其奚所逃
茲將丐名世大筆勒銘于神道之碑以詔來許願足
狀之黃生不敢辭狀曰公諱光昇字明舉嘉靖戊
午鵬于鄉越明年己丑成進士令浙江長興長興故
劇邑也賦役浩穰吏緣爲奸又多傳圖虛糧賊輸者
苦之公躬自綜覈定輸收彙券仍下首正之令俾各
以頃畝自實吏民憚公嚴明莫敢隱蔽繇賦爲之一
清邑名蒙貴人善請寄其百姓故善訟公屏謝餽遺
以古懸魚自礪人亦不敢以私謁兩造至前既得情
立遣之有訟庭如水之誼焉簿書餘暇則延諸儒士

爲校藝講業士斌斌多興起者居五年以治行冠兩
浙乙未秋奉璽書徵是冬拜刑科給事中丙申遭母
喪歸庚子免喪還朝復補兵科時信州柄國方與霍
尚書韜郭通侯勲互相詆訐公昌言大臣宜和衷共
濟而各分町畦日尋戈戟非所以尊朝廷定國是信
州銜之辛丑出爲浙江按察司僉事然未幾而信州
歸矣甲辰晉浙江布政司叅議信州起家還政府道
浙東諸藩臬多逆諸境上公第遣刺候導而已信州
念前卻恚甚然亦不能中也丁未晉廣東按察司副
使庚戌晉四川布政司左叅政癸丑晉廣東按察使

公居官皆累閥積資若循階而登無少踰躐廼所至
率懋聲蹟在浙江職董水利力排衆議修築捍海塘
災浚諸暨泌湖蓄洩山會蕭諸之水四邑藉不苦旱
滂民迄于今德之在廣東職巡視海道兼管市舶公
檄下濱海郡邑嚴干楸之令諸小民修牢盆業及諸
夷持貨貿易者爲詳譏察程緝筭諸奸猾無得漁獵
其間夷民均利軍興賴以饒給交南莫正中與土舍
莫泐翼爭立敗而來歸逆酋圍欽州索正中甚亟公
密授俞都閩方畧伏兵海島連戰大挫之莫泐翼歎
關聽命卒定交南以安它如連山崖州之寇

部勒諸將士討定徭黎殲厥渠魁而止事寧督府奏捷皆首最公功顧卒無異擢也公居恒語人曰人臣第以不欺事君以仁恕馭民天下奚憂弗治矣總粵憲尤留意爰書所平反冤獄甚衆新會盜陳文伯剽掠四出督府檄公及兩兵憲討平之諸將領獲一賊是而緋袍目爲陳文伯也同事者心動將上功于督肅公引狄武襄事折之竟中輟其不欺類如此甲寅晉四川布政司右布政使乙卯晉左使丁巳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宦蜀中久洞晰其民情利病嘗重編全省繇籍調適劑量吏無得以意高下

核秋糧剩餘米爲勢豪詭匿者抵免丁糧物料之派
遂永著爲挈令比開府會三殿營建需鉅材蜀中公
酌定郡邑大小道里遠近給其直輸運諸司期會文
移旁午蓋揮畫瞬發以爲常且與諸長吏約曰緩課
督杜侵冒玩視茲禁爲百姓豺狼者有朝廷三尺法
在以故輦輸不絕而黔蒸怠勞公猶閔然嘆曰蜀民
力憊矣胡可竭澤而漁矣於是題鰭鰲司閭課甦商
民困苦又奏乞停取丹砂免採鋌金均蒙停罷焉庚
申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湖廣
川貴軍務屬苗夷煽叛疆吏弗能制公激厲士伍選

將俞大猷石邦憲安大朝等屬以兵事戒偵候密按
伏諸苗聞風瓦解矣遂乃宣布恩信俾携鉏飯犢者
爲齊民而誅勦其負險怙亂者復下令毋燔聚落毋
逆壺漿計前後所降二十八寨所招回流移軍民六
百戶事聞 肅皇帝嘉公功賜寶鏤文綺辛酉改工
部右侍郎尋晉南京戶部尚書先是振武營兵變成
主計大臣公至則與大司馬豐城李公協謀底定仍
疏請于朝曰按令甲江西湖廣轉饟留都歲漕百二
十八萬厥後歲輸遞減加以逋負漂失戍卒警警待
哺遂至脫巾乞念根本重地復會計原額部覆報可

自是歲漕百萬石軍儲不乏卒伍無譁矣是時分宜
棟政公自疏議外絕不爲私交分宜亦米輿論用公
故楚蜀急則之楚蜀留都急則之留都公所戡定經
畧咸倬著績効而華亭徐文貞公雅相重亦頗從旁
推轂乃改公刑部尚書公慨念郡國刑獄率多冤濫
由長吏不奉宣德意乃疏陳六事曰重檢覆之官嚴
誣告之罪權輕重之情詳有詞之審懲奸慝之端省
干證之累疏入 上嘉納下所司行焉給事中沈公
東以建言繫詔獄公疏請蠲宥 上初弗許一夕思
公言遂特命釋歸中外快之通政司參議胡朝臣坐

憲繼司時事論永茂非其罪也公力爲昭雪竟得解
肅皇帝英毅獨斷法官讞上獄詞多手自裁決或持
旨詰責廷臣凜凜公据經執法引律原情所委曲平
亭皆此類居而會隆慶改元新鄭相以藩邸舊臣見
用方與徐文貞公修宿釁忌者因並側目公公曰
吾可以懸車矣連疏乞骸骨得旨賜馳傳歸歸而捷
戶却掃寂如也庚午春蒲坂楊襄毅公秉銓公用薦
者言起家拜南京刑部尚書再疏辭弗允迺束裝行
抵留都而襄毅公去位新鄭方以綸彝典銓部給事
中韓某阿新鄭意劾公遲慢不恪勒致仕公賦性剛

穀生平論學一以考亭爲主重實踐而擯玄虛故其
褫身居官咸確有矩矱筮仕四十餘載未嘗以寸楮
尺帛濡跡權門奉賜外家無它贏食不重味衣不襲
帛伯子喬棟自臨安守棄官歸侍貧弗克自給公怡
然笑曰真吾子矣里居約飭宗族屏絕紛囂日惟焚
香著書矻矻終其身弗懈云所著有四書紀聞讀易
私記讀書愚管讀詩蠡測春秋采義歷代紀要陶集
註解杜律註解數百卷藏于家黃生自游庠校時輒
已知景嚮公既從宦彊半家居得陪公杖屨之末奉
榮誨故知公爲詳謹次公生平兩狀之英大筆挾擇焉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恭質王公行狀

黃生曰不佞狀司寇王公則祇頌今天子明聖云上冲齡嗣服而江陵相君秉政江陵者才相也剽管商申韓術頗有效然遂席寵靈顛簸弄威福遭喪奪情後鮫益熾假歸襄事所至撫巡藩臬大吏奉趨走唯諾惟謹無論楚中矣是時按楚者御史趙應元獨稱疾不會葬而馳疏丐休闕下御史大夫某疏言御史持斧一方當竣事歸受察著爲令日久今飾疾規避法弗宜姑息於是御史廼奉譴罷歸公時官戶部員外郎則爲御史發憤疏抨御史大夫其疏畧曰

頃御史趙應元用違例乞休斥似爲法蒙譴者第相
臣某襄事畢陳謝具列會葬諸臣名氏獨御史不與
焉某紀綱大僚而承迎柄臣風指竊恐憑社煬竈之
奸復見今日謂宜別白忠邪永爲朋比戒疏入忤旨
黜爲民御史大夫某者夙稱清慤竟用是敗名公雖
廢聲名迺日起矣公歸食貧家徒四壁立就郡城講
授稍資脩脯自給所居距郡四十餘里率徒步往返
以爲常鶉衣藜食澹如也江陵歿上徐灼其專恣
狀遂極譴之地下諸爲所排擯淪落者立賜擢用公
起編氓爲刑部員外郎時萬曆癸未也歲中連遭

東按察司僉事尚寶司卿甲申遷右少卿大理司
轉左公起家不二載而衣緋橫金躋在九列則旦暮
手額嘆曰不肖沐主恩至渥矣何能圖纖埃報其佳
寸丹靡改此舌尚存乎每朝廷有大議公常引誼力
爭不爲撓餘姚王文成公從祀孔廡廟議業已定矣
公疏言其學術頗詖於祀典未稱寧國儒生吳仕期
書詆江陵奪情頗傳播操江都御史胡某嗾屬吏龍
某尋端逮斃之事覺法官當之謫戍公謂官吏聽主
使入人罪者罪之如奸黨律法比明甚請擬大辟以
俟乾斷此二疏皆孤立行一意不與時上下語不必

售識者謂晏子和同之辨宋人上殿相爭之風猶庶
幾覩之時追論江陵者日紛拏未已公徐譬解曰譴
如是足矣已甚之恐傷國體蓋公之正直忠厚多此
類丙戌晉順天府尹丁亥晉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提督操江輦轂下多中貴人請寄顧獨憚公通相
戒曰是不畏權相者柰何其以私請耶干謁之風頓
爲衰止南中歲比苦侵公請發倉廩平糶汰冗兵節
饗額民困藉少甦醒尋會勦太湖劇盜殲其魁
上嘉公功賜寶鏐文幣己丑晉南京兵部侍郎庚寅
改吏部銓省即稱華要廼佐銓者主坐嚮畫諾耳商

丘太宰雅重公時時就公詢訪公亦時舉所知備登
額靡以一私溷也商丘公自謂得所輔焉辛卯晉尚
書南刑部抵留都數月輒苦脾病公怡然喜曰造物
逸我以老知止不殆此其時矣遂疏乞骸骨凡三上
乃報可公里居清約如寒畯而時割其餘貲急人困
阨一日謂所親曰人生幾何青山白雲之誌即不能
自題南陽新阡詎庸令兒輩侈之耶乃自營壽藏爲
終老計甫竣役而公卒萬曆癸巳十一月初九日也
卒之日約友人遊紫帽山中戴星往返燈下健飯引
酌忽就枕而逝若虹化然距其生嘉靖戊子十月十

日享壽六十有六公諱用汲字明受嘉靖戊午以詩
經領鄉薦三上春官不第廼改習戴禮舉隆慶戊辰
進士魁其經釋褐授淮安府推官淮南北走集地也
獄訟繁夥公一訊輒得情弗設鉤距弗事驚擊民惟
于罪者咸自謂不冤矣署邳州篆屬河工方劇行河
使者一切倚辦公公念民苦胼胝室鮮羔臠則旦夕
拊循勞來之程工酬直猾胥無得漁獵其間且躬廉
約省厨傳民迄今頌德焉然竟以失過客懼遷貳常
德公攝守幾二載其廉平節愛一如署邳時暇時輒
正師席課諸士藝士靡弗自濯磨者時江陵勢熒灼

宦楚者率蔓附蠅趨公屹然不通一刺也丁丑擢戶
部員外郎蓋淹頓外服積十年所矣初公爲諸生時
島夷犯泉猖獗甚廬落爲墟客兵飽廩餽橫行市中
弗克以一矢加遺直指使行部抵郡公上書極陳其
害郡守庭詰公曰此有司事何與爾諸生公徐謦曰
范希文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矧鄉井事耶色
不爲動諸生人人竦服公公亦以是歲領鄉薦公鯁
直尚氣節性本天植即偃蹇宦途靡悔既登郎署矣
廼復用迂時譴斥賴天子明聖即其家用之閱十
載而陟崇牘遂令公信眉却老皦然以功名終則豈

非惇史美譚哉公世居晉江龜山祖諱端容祖妣鄧氏父諱孫妣施氏公以三載考績贈祖及父皆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及妣皆淑人公配許氏封淑人無出公以弟之子肇績嗣已乃舉男肇京肇績蔭爲官生肇績等卜以其年某月某日奉公柩葬于邑三十六都海印山之原壙負壬揖丙即公所自營也先期請黃生爲狀將丐銘於鉅筆惟公大節炳煥 聖天子知之俞禮臣請予祭葬仍予謚曰恭質按謚法執事堅固曰恭名實不爽曰質彰德懿也黃生謹勒狀如右

勅封太安人先母王氏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鳳翔今何恃矣母夙康彊寡疾將卒之前五日食飲稀御而寢興如故不孝延醫奉藥輒揮焉然時時進粥飲精神殊王卒之日以是午語不孝曰夜二鼓吾將去矣吾所預治周身之具藏某篋中可啓鑰視也日昨某子申有所請貸吾未遑應兒其以吾意餽之不孝暨家仲兄向帷側吞聲忍泣母呼不孝語曰兒髮種種矣宜強自愛母過戚又語家仲兄曰兒老且羸百日拜跼之勞深懇爾弗任慎之慎之已復拉不孝臂而撫之曰吾乃真有子矣呼諸

孫暨諸孫婦更迭入侍。疊疊問答如平時。燈時進粥。母曰：而輩猶未信吾言耶？若之何其以填吾腹也？二鼓闌，母崛起坐曰：吾去矣。不孝泣挽而問曰：母得無所憶耶？母曰：憶而妹耳。請問其次曰：邦復言訖就枕而瞑。蓋吾妹嫁而早寡，又苦迷罔疾，此吾母生平痛心事。邦復者，吾母舅諸孫庠生士統也。不孝業胡氏春秋，舅文學公獻夙以是經著于庠，則揭牒囊授焉。母素德舅氏，謂士統克世詩書業，故矐念尤篤云。母卒之五十日而仲兄卒，又十日而妹氏卒。母若預知未來事者，不孝旣失怙恃，終鮮兄弟，嗚呼痛哉！母生

正德己巳十月初九日卒萬曆丙申四月廿三日享
壽八十有八茲卜以是年十一月廿八日祔葬於先
中允府君鐵竈山之阡墓中片石願藉名世雄文以
垂不朽爰捫淚搦管粗述一二備採擇焉母為郡南
郭外之車橋里人父處士翁諱鐘有隱德媼黃任身
七閱月而誕母初誕時膚肉重綴頭顱表裏瑩照觀
者駭之然自襁緥中輒已寡疾病不妄啼哭處士翁
恒自詫曰此非凡女也先府君初娶于丘繼娶于世
處士翁於丘為同里以故耳目府君而心物色之比
世母歿遂以吾母歸焉時大母林在養然故食貧也

先是曾大父太學公應貢春官再試長安弗售悉耗
其貲產以歿大父守軒公零丁孤苦日營裘葛糲飧
而已先府君既任家督服勤嗇佐之寢用饒給司不
遭多難竟弗振母至則操作力勸紆紆統夙宵而暇
自饜蔬糲而奉大母旨甘手口拮据備殫勞瘁八

復故廬斥旁產為居食大母終殯殮諸費皆輸自母
手先府君竊計財力匱矣顧猶嘗試卜壤一日以獲
吉告母即携一橐置之府君前曰畚鍤傭募之直業
豫具已先府君大喜過望謂從蕉下得鹿也母心畫
周詳類如是母生未嘗讀書而性澹記自米鹽僅

以逮門戶繇役若簿籍司其腹中者儲蓄支撐纖秒靡漏先府君晚而暇豫受成焉不孝二昆皆世安人出先府君遣就外傳母度其根器鈍常煦柔之間語隣嫗曰吾非忍以小慈妨大義顧懷桷難為棟徒費督過傷母子恩無益獨其課不孝學嚴甚晨趣請塾夕眎篝燈即歲時休沐必呼置几前督之諷頌每賽神採蓮之戲喧闐闐外不許一移寸趾間逐隊為母所伺輒怒而譙扑之非丐靈大母不得解母所督誨不孝即與二昆異乃至食一榻衣一色齧字羽翼一心見者不知為異母出也憶大母嘗持不孝摩其

頂曰而母賢孝其報在子不孝童州入邑庠繫籍之
日母泣然淚下曰恨遲之二載不令而大母見耳然
課不孝學乃益厲性澹泊食不重肉絕葷酒念先大
母朔望必齋則持齋一如先大母旦起擲沐罷輒擁
篲自掃除一室終其身以為常不孝曾趨而請代母
笑曰人體太逸則不運耳豈乏使令而乃煩兒代為
因又語不孝曰吾居母腹重七月徒以節食飲調居
起壽迄于今藉令兒輩循而行之何憂不百歲哉其
以身教如此不孝竊祿先府君曾一至宦邸歸而母
問京邸風景何如府君曰雨雪凝冰肌膚欲裂扃戶

戶守寂桂玉重共風景具是矣自是每祈母就養輒
固拒不肯往不孝從南雍解鞍歸居二載而召命至
不孝方躊躇却步母曰烏有為人臣而偃蹇

上命者乎夫兒直為母老耳吾尚健飯當趣裝與偕
行不孝奉母就道由武林泛舟北嚮屬歲苦饑疫浮
骸觸舟恒維纜登岸汲而上食母愀然嘆曰蒼生乃
至此耶每飯多為之輟筋抵潤州戒途往而又屬歲
旱郡邑吏方齋戒泛蜥蜴所至有餽餉者母預戒無
殺生第以脯脯給諸孫食而躬啖蔬素閱數日不稍
改行次永城永城令以蔬果餽庖人進饌則又純蔬

具也母喜曰賢哉令矣宜約飭廬兒勿有所傳索不
孝唯唯越一程霖雨大霈母大喜曰此非永城令雨
乎不孝咲答曰安知非太安人雨乎母亦為莞爾一
咲是時江以北道殣相望輿人應募者胥襁縷柴瘠
不堪役母心憐之每抵郵舍即犒予酒食貲午憩暮
宿恒節其勞逸勅諸從行者毋或督促諸輿人遞請
於郵吏願得御太夫人之京邸至良鄉環拜而列曰
吾儕奉摩耶夫人登維羅衛國矣居京邸幾二載而
不孝以病謁告奉母南母語之曰而家箕裘中替至
於兒之身而振之豈伊咕嚕之效實惟祖宗厚積以

有今日今第宜勉修陰德圖報稱耳母性好施予自就養歸則益捐茵篋振戚屬不孝所進俸餼素無留焉即隣媼里婦獲一奉盼睽者咸饜所欲以去居常奉西方大士每焚香祝曰願兒善飯願諸孫守家法願老身不疾而化餘無敢覲云馭家素儼厲晚乃更為和煦諸孫有過第敦諭令自洒改即不孝有所訶譴常用好語譬解不令一加笞楚也不孝曩喪時氏婦頃歲嫂楊卒母皆哀悼甚竟暮歲不張燕樂不赴姻黨招邀不以壽日冠帔受賀獨立時嘗語不孝曰吾百歲後乃無一持喪之婦耶言已墮淚以故不孝

命兒姪輩皆為母杖以志感焉不孝官編修值
上登極恩母從先府君封孺人逮為修撰中允值
兩宮徽號 皇嗣誕祥恩兩封母為太安人竊惟不
孝翔謗劣自策名通籍垂三十載于茲間奉母祿養
者二年前後周旋子舍者十有六年進不能宣猷報
國揚母令名退不能治家園娛板輿儼古閒居之賦
欲報之德抱恨終天顧惟母閨闈懿範足輝彤管不
肖子如翔當如庭筍之景讓碎魚之堯咨附賢母冊
為世嗤咲所不敢辭焉伏惟仁賢大君子采錄而表
章之異日不孝從母地下庶有所藉手

少司寇咫尺亭詹公行狀

少司寇咫尺亭詹公自請告歸則已遺情世外營塚于南安觀音山之麓時集親朋宴眺焉今公仙逝矣大夫三月而葬禮也顧禮當俟卹典墓當有銘不佞爲公石交以諸大夫國人僉言當具狀乃按儀部何君所紀公行畧及不佞所睹記而叙之曰公諱仰庇字汝欽咫尺亭其別號也初祖敦仁公五代時爲安溪邑令因家焉既歿而邑人爲創清隱祠至今俎豆不替公父諱源登弘治乙丑進士以戶曹郎選雲南道監察御史官至憲副公之登進士也以嘉靖乙丑其爲

御史也亦隸雲南道人稱作述奇觀云公自幼有識
量膽力憲副公心奇之年十二而憲副公捐館未幾
伯兄繼之家釁外侮存臻時公已遊邑庠矣御史大
夫南昌熊公方守郡器重公力爲之擁護事得直尋
遊南辟雍從學邑先輩鴻臚卿史公學日益進甲子
領薦南畿連登第授令南海公才具敏贍而性侃諤
主以廉潔於上官無所阿承小民以事詣前者卑辭
寸懷咸得自盡也有窮里巨猾掠人於廣野巧爲藏
匿索其家金錢若交易市中莫可踪跡至是有陳牒
邑庭者番禺人也公屏左右問狀具得其根株數穴

請捕卒於備兵使者密授方畧捕獲一二巨猾窮竟其所匿者即遣歸而并按諸盜致之辟游徼卒獵賄其主之盜而誣指泉漳行貨者捕諸官沒其貲將以爲戮公覈白其寃先後所全活百數蓋終公之任盜賊屏息商旅獲安嘖嘖頌公德矣鄉縉紳龐公極稱公令政所擊節嘆賞則曰吾邑令最便民者在一條鞭法蓋其法總括畝數定額徵輸龐公撫兩浙上其議通行寓內則自公初始云居三載以阜異稱徵入爲御史會 上命戶部購寶石珍珠諸物責三日取辦大司農吾閩馬公都諫南昌魏公諱之不能得公

疏言珍珠寶石多藏中貴家上供日亟則索價逾倍
今南北多事軍興乏餉而徒貴異物坐費萬金仲虺
不殖之誠召公寶贐之訓惟 聖明留念焉明年春
內官監辦製烟火進奉元夕火藥突發所延燒內房
十餘間公復疏言逸欲害德近習僨事宜嚴懲其不
恪者凜宴逸之戒杜諛奉之階其民間上元燈市爭
鬻奇麗男女溷雜淫侈之俗并宜勅廠衛禁革疏入
俱寢不報而是時 陳皇后遷居別宮寢疾危困公
以巡視皇城遇醫官出自禁中具言其狀則拊心嘆
曰事關社稷聖德孰有重於此者乎知而不言死有餘

罪即其夜然燈具草明日遂以疏上曰臣聞帝之有
后如天有地故名其宮曰乾清坤寧夫惟乾坤忻洽
泰運乃昌今 皇后殿下乃 先帝所擇以配 皇
上爲宗廟神人之主者也竊聞道路流言坤寧宮曠
而弗居積有歲月又云 睿體抑鬱成疾 皇上畧
不省問有如萬一不可諱其爲 聖德累不小臣願
皇上一聽臣言還 皇后于坤寧宮時賜問慰即臣
蒙譴死猶賢於生 上覽疏爲心動手批其疏曰
皇后侍朕多年無子近且病移居別宮異安適却疾
耳爾不曉宮中事妄言姑不究初公疏上聞者謂禍

且不測及得

旨中外懽傳謂

主聖臣直迺今睹

之然爲公慮者謂公今且休矣批逆鱗而嬰嵎虎不
可爲常公奮然不顧也會奉 命巡視監局庫藏勾

稽簿籍莫從究詰公疏言內官監錢糧如各庫廠及

房租地稅糜費不貲動以供御爲名肆行侵冒利入

私橐過歸

朝廷乞命戶工二部及巡視科道等官

備覈應留應革及出入多寡之數以杜奸欺又惟人

主之嗜好左右視爲趨向四方繫以安危今該監所

開工作諸費如鰲山花欄龍鳳船鞦韆架金櫃玉盆

之類皆作無益以害有益滄海之漏卮易涸狐鼠之

窟穴難問伏願慎儉德屏玩好近侍諸臣或以織造

采辦逢迎者悉屏斥之以彰聖斷疏入上震怒

有旨詹某悖逆狂妄着逮至午門前杖一百黜爲

民公官臺中八閱月耳而四上疏疏多指斥中貴人

以故中貴人齟齬之摘疏中一二字以聳激上而

公之蒙譴重矣當公蒙譴時淮南西蜀江陵三相公

合疏論掾所慰存公尤殷公旣旋里或謂公宜報謝

者公曰吾罪人也而通姓名於朝貴揆諸分義謂何

竟弗通一赤牘也公屏居多暇則築巢書舍構城

南水榭輪扉重具圖籍滿前時招邀同社友分韻賦

詩相與馳域外之觀攬溪山之勝而已今上登極
詔復諸言官譴廢者如前給諫東明石公磁州李公
皆用原官賜環而公遷粵東叅議蓋是時江陵相與
大璫保表裏操官府事相得甚懽大璫保即曩齟齬
公者也江陵相憚拂其意又時時語人曰我知詹君
詹君乃忘我耳以通輿議故不得屏公田間故特從
外轉云公聞命忻然曰吾起編民衣緋橫金沐
主恩高厚敢擇官而出乎遂束裝抵粵東任居閔月
丐疾歸自是徜徉林壑者十三年逮江陵卒大璫保
逐蒲州張相公棟政世道更新吾邑郭中丞奉特

旨召還於貶所方擬徵用公未及也姑蘇兩相公嗣
事太倉相公知公深郭中丞還留臺亦即疏薦公而
太宰海豐楊公大司寇關西李公副都臺南昌魏公
采輿論亟欲得公以襄時政於是公起家叅江右藩
旋轉副憲山東南京太僕少卿不二年晉左僉都御
史或謂公栢臺事自有主者公第優游養重足矣公
笑曰是協理爲具員而使我以尸素負國恩也諸
所振刷論建如申飭御史出巡事宜定擬章奏體式
爲吾邑蔡虛齋先生請謚侃侃縷縷不以僭長侵官
爲嫌時論益歛然歸焉中官鯨者陰撓朝政閣部力

攻之 上猶豫未決公抗疏言巨奸不除群疑未釋
懇乞亟賜處分鯨即得 旨斥逐矣公意氣磊落心
地澄瑩其持論一以正紀綱崇體統爲重於人情異
同一身進退絕無所顧慮然齟齬公者至矣遷佐司
寇甫數月遂引疾乞休或尼之公曰同朝事 主友
誼也合則留不合則去侶猿鶴而衣薜荔吾所素諳
已姑蘇相公使人謂公公東山夙望朝端藉重少須
臾大卿及矣而是時淮撫缺關西李公方晉典栢臺
事議暫借公淮上以俟召還公直荅云大臣進退以
道耳僕能避世不能避人連六疏乃得請公遂飄飄

出都矣公家居猶惟與二三同志譚古道今布衣
筍輿留連溪山間如曩遇節辰或佳風日必修禊登
高倣古人故事興至必有賦咏皆超脫工鍊瀟然物
外之思歸而捷戶謝客泊如也行部使者郡國守相
旌旄相屬不獲一望見顏面顧時時伺公言論爲時
政因革民之困恤發軔者得公居恒慨歎之聲
焦蒿之色而閭閻賦畝間脉脉蒙蒙覆露矣每朔望拜
謁祖祠誠詔子弟雍雍然咸軌于度廬兒戢戢無敢
叩首里中者廳事設二屏大書君子之道四及博學
審問二節常在左右而括爲聯句懸記於柱蓋真修

學問具此已以故公居鄉使人有所慕而爲善有所
畏而不敢爲不義其真修所格也公自登第四十六
年宦游中外者十年而已其餘皆林居之日兩臺奏
薦歲無虛剡其云宇宙偉人乾坤正氣縉紳罕面走
卒知名則識者謂最中公之實云是歲春公詣清隱
公故里裴裒祠下越仲夏乃言旋時不佞病幾死公
視不佞者再而公亦病矣公始不豫輒語所知曰吾
其與世訣乎亦時時對親賓譚咲不佞覩公疾三
其最後公已先期沐浴猶譚咲如常
者四十餘日辟穀者七日神氣

寢其得正還真如此不佞長於公一歲追隨日久今
亦爲幾死散人矣伸紙握管不能成章竊謂公立朝
大節居鄉雅操人人鄉慕之亦人人能言之何儀部
君謂公俊偉光明豪傑之作用繩檢律操聖賢之家
法真善言公者不佞烏能贅一詞矣是爲狀

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楊吾許先生
墓誌銘

余束髮治經生業則聞邑中有楊吾許先生先生業
尚書最精傳訓故繹旨歸以教授于里里中徒衆特
盛諸高弟以其業顯者殆十餘人子國誠領庚午鄉
薦國瓚丁丑成進士官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蓋昔
西漢盛時經術寢著如濟南伏勝千乘歐陽生輩咸
治尚書學爲時所宗子若孫仍衍其傳以有聞于世
以先生視之奚多讓焉當先生發憤下帷也蚤有聲
于黌校間每鉛槧則人人讓矣顧久躋場屋先生攻

苦茹辛目爲幾青然不以其故稍懈也課其子學諄諄訓勅務在崇禮遜服仁義爲本匪徒督咕嗶以獵世資者祠部君宦留都馳書迎養先生忻然奮曰大丈夫生而懸孤志四方也吾足跡所至跬步不越會城此與埴井鼃奚異吾將泛舟劒浦問躍龍古津跋富春山陟子陵釣臺勝槩浮鷁夷之濤訪闔廬之城向金陵縱覽焉先生既至留都輒病不起時上方崇徽號兩宮加恩臣庶先生以例獲封如子官矣蛭諱執中字順可先世家晉江廿九都下倉里六世祖烈始徙居城西五傳至古淳公鳳娶某氏生丈夫

子二先生其長也事父至孝每舌耕所入輒罄之以
供旨甘古淳公好賓客有客至輒昵譚先生爲力致
醴饌期于款洽懼失嘉賓歡傷父志也篤愛其弟用
中凡授徒講肄必携與俱比既長爲治冠姻如禮衣
食與共有無古淳公慮仲子惰故令折箸以難之先
生泫然出涕曰夫繆彤以諸弟婦故至掩戶自撾即
大人有命兒奚以自謝於人言耶請合爨如初古淳
公乃笑而許焉先生性素甘貧力學辛酉壬戌歲連
大侵弟某及父古淳公又相踵沒先生匍匐喪事自
課子頌讀外無復他營比二子以科第起足明意得

矣先生自奉愈益菲日誦蘇長公養福養德養財三
語布衣糲飯若將終身昕夕闔戶自守郡邑有司罕
獲識其面咸稱之曰古篤行君子也先生之名不待
應詔命論石渠而始顯矣國誠等卜以萬曆八年二
月初七日葬公于邑三十二都許田山之原先期以
狀來請銘爲之銘曰鵬鍛其羽爰有二雛字之伏之
啓彼壯圖二雛振振跂足九衢齊奮雲翮以慰桑榆
鵬也長往而不少需有赫天章既賁潛夫樹德食報
厥應匪誣

周宜人墓誌銘

周宜人者封奉政大夫西浦林翁之配南京戶部郎中登卿君之母也登卿君自留曹丐疾還里同年友黃生過而問焉曰君胡無疾也君捧心蹙頰謂黃生曰不肖喪吾母逮于今十有三年矣曩困諸生時貧弗克襄事自乙丑叨第以來執役中外格于例不敢有請又惟受國厚恩靡能效涓埃以圖稱塞未忍遽棄官歸也昕夕念之寢食靡寧以刺結于衷不肖之疾甚矣時黃生方徬徨奔走營葬其父而君亦四出卜地每黃生曳履攝屐披荆榛而陟崇巘輒與君相

先後也已乃一日詣黃生瑩廬再拜稽首言曰先宜人兆域既獲吉于奎支山之原距吾家青陽五里而近龜筮協從茲且卜日封窆矣憶先宜人歿時不肖雲程亦苦劇疾昏憤中不能奉吾母永訣稍間始知之孟慟而絕絕而甦者數四也抵今追惟猶含酸茹嘆而先宜人之志又有甚可悲者先宜人無他子然不以隻子故爲煦煦小慈程幼齡即造就外傳受書每塾序歸輒摩其頂語之曰吾生平酸辛幸看爾一頭顱耳爾宜力學以光而門闕慰而母望程不孝不獲以其祿養又遭延及今而始克葬也程何所逃罪

哉願子銘之俾有以自解者嗟乎君之情可謂甚篤
矣今夫菽水可以爲懽歛手足形可以爲葬其分域
定也顧力願自致而時有所待則仁人孝子可以情
裁之而以權通之君以今日之力厚誠信而襄大事
即使蚤爲之其豐嗇孰與今多矧獲被恩綸以光貴
幽宮充足慰宜人於九原之下而君獨悼恨哽咽若
不能爲情者則信乎君之克孝而宜人之有子也君
又稱宜人事舅姑孝處妯娌睦相封君公纖密而勞
勩其內行純備皆人所難宜乎食報之豐顧僅以五
十之年溘然長逝使其子抱無窮之痛也豈所謂天

之未定者與昔賢有言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逮負米之恨黃生方與林君共之而何能爲君解乃其葬之先後緩急則君可無復論已宜人葬以萬曆甲戌二月念七日宜人慈祥慷慨家無腴積而不屑爲厚營姆氏歿諸兒女俱幼宜人鞠育之如已出爲其婚嫁皆名家今諸兒女亦追戀宜人如母云宜人之所積者宏身後之福方且未艾奚必于其身享之也銘曰近計樹穀遠計樹木計遠者其享盈計近者其利縮則宜人之食報于子與其子之所以安宜人者夫烏乎較其遲速

處士岐山黃公墓誌銘

嗚呼不肖翔忍銘吾兄耶兄卒萬曆丙申六月十三日距吾母仙逝重五旬耳當奉母永訣時母念兄羸弱戒勿毀瘁時溽暑酷甚兄與不肖翔倚杖吐哺而酬弔賓日殆無寧晷也不肖乘間諷兄曰兄憶母屬言乎宜稍節勞自愛兄不答不肖復因所親以意諷兄乃答曰吾非不勝喪者柰何重自愛而闕劬勞報然卒以瘁病弗藥嗚呼痛哉兄病雖瀕殆而神弗亂卒之前一日方修母齋薦次日祇祀事皆兄揮畫也又輒於簣上頓首曰兒逝矣願少假須臾申一念乃

覲母地下祀事畢兄遂啓手足而瞑嗚呼痛哉兄諱鳳翊字于岡別號岐山與先長兄棲山公鳳梧皆勅贈安人世母出兄生週歲而世母歿吾母王太安人嗣撫之日遣嫗丐乳于里婦夜則啖以菜餌遍病遍起重乃生全然自幼恒苦羸疾稍長就傳善唵頌日所記常數百言獨至操牘握管則憤憤母憐其多病每寄聲塾師願從寬貸先中允府君亦弗浚責也比不肖以警慧稍稍穎出先府君乃一意課不肖而輟兄學兄性素恂悞既以父命廢頌讀亦不能馳騫爭時作治生計未幾而不肖舉于鄉矣則益從里中

少年醵杯酒社酒不至酣不屑爲鬪奕擲盧意錢
諸戲取娛適而已間料量餘貲屬僮僕積著稍權子
母自給然其於出入盈縮靡所勾稽即狡而耗焉置
弗問自不肖從宦歲歲割俸爲兄壽兄絕不以營產
業或供婚嫁或佐賓客肴醴惟時所緩急故生平不
苦匱乏亦不能致富藏居恒語人曰人生猶寄耳食
不給乃問田居不給乃問宅何至貪積聚仰機利重
自苦爲嘗一視不肖于留都出遊牛首山登雨花臺
忻忻自喜曰吾庶免闕觀之誚乎別抵里則益從鄉
長老醵杯酒社鄉長老愛兄和易無不人人願交懽

者兄時舉舊京山川途中景物以資譚笑至譚及官府事則噤然默也不肖里居得謝干謁約飭子姓盧兒不至爲閭黨羞兄實有助焉女弟適李生者蚤寡有心疾母嘗就京邸養則屬兄迎致于家兄語嫂楊曰是吾圖報之秋也爾必勉之嫂奉兄戒朝夕撫摩省視惟謹母聞之踴躍懽甚蓋兄之孝友類如此郡大夫采鄉評延兄蜡賓兄感頌言曰吾安能以逍遙之身俛仰貴人前卒不赴里隣尤以此高之兄生嘉靖乙未七月初四日距其卒之年享壽六十有二娶張志顯女蚤卒繼娶楊智女先兄卒子男一源中娶

湖廣右布政使史公朝宜子太學生繼倫女女五適
庠生潘濂適廣東僉憲王公宗會子庠生應景適貴
州少叅李公繼芳孫授適高州別駕林公宗和孫兆
梅一未許源中卜以萬曆丁酉十二月初四日奉兄
柩葬于邑三十九都蓮花坑山之原背丁酉癸卯先
曾祖太學公所葬地也兄以萬曆甲申冬改葬世母
及長兄棲山公嫂張氏于茲山迨萬曆壬辰冬嫂楊
氏祔焉今源中奉以合穴禮也銘曰甘貧不必如季
次貨殖不必如端木賜取足焉無餘覲游閒公子名
不必如宛孔氏用纖儉起家不必如周師史取適焉

不爲侈幼也以繼母生老也從繼母逝方諸古人庶
幾哉宋思禮楊伯威之儷

勅封安人薛氏墓誌銘

安人薛氏晉江節孝里人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
直齋公時通之孫女例授冠帶儒官友塘公天榮之
冢女余黃生鳳翔配也生嘉靖辛丑十二月廿八日
卒萬曆甲申六月十七日得歲四十有四子男七淳
中正中質中俱郡庠生浚中翰中潤中顥中女三安
人歿余不再娶納側室李氏男翰中潤中顥中暨第
三女生焉皆安人子女矣孫男七楨胤茂胤正中出
樞胤啓胤箴胤矩胤標胤質中出孫女三先中允府
君與外舅友塘公比隣而處出入相友最懽也余自

童州頗謬負時名友塘公請以其女女焉先府君固
辭曰君有貴介弟齊大非偶友塘公請之力且嘲先
府君曰吾女恨不男子耳何遽讓賢卽而足下故自
引重也兩人相顧大咲先府君遂以余壻于薛矣安
人來歸三年余舉于鄉又七年而余成進士余一官
偃蹇十五載爲卽惡衣糲飯安人殊與余甘之歲癸
未余領南詞林安人從而南阻風真州余逼簡書期
登陸趣往屬風便揚帆中流颶發旁舟蕩漾盡沒安
人與兒質中叩天而禱卒無恙既抵宦邸則頻顧謂
余曰今乃知畏途矣倘徼天幸獲抵里後不能復追

隨矣余聞其言駭之越歲余典留雍而安人卒初安人病喘余謀為召醫安人固不肯曰醫非察脉望色罔效也姑已之忽一日痰壅遂弗甦安人穎敏識大義初歸余時盡斥其貲裝嫁余妹且自詫於吾母曰將來固自不乏此耳吾母督余學嚴甚余時歸自外館安人察吾母意弗憚輒陰遣婢媼告余不迎余語也余亦以它事趨出以故吾母甚竒愛安人友塘公亦倚安人若丈夫子即方伯南塘公為其兄立嗣友塘公晚得子而禔家析產咸咨安人乃定秩然諧物理人情也已已歲余卧病謁告歸安人為余祝天戒

餐請以身代吾母意弗忍每午膳輒停匕筯以待安人第殷勤視膳耳凡七閱月迄余病瘳乃復午餐如常性素儼勅凡閨閭厝注皆目畫意授不嚴而肅余室居無妾媵之侍或見謂操余急然實余益友藉令安人至今在詎寧以美疾易藥石矣自余宦游安人恒於邸中課婢媼織臬弗輟余為稱引公儀子事安人咲曰君何迂耶士頌女織各自為業君迄今不廢頌讀何以也且吾姑老矣手製一帛獻之孰與市中物耶兒輩迎喪歸携其手澤盈篋吾母為泣然出涕不忍視也安人歿今十餘年而靈爽弗散時時見夢

於余言禍福輒驗友塘公將卒之前一月夢中告余
吾父且永歸矣願善視其送終事戊子冬告余曰徵
書旦夕至君其趣裝不數日而聞召命蓋其大者
如此余寢舍與安人慢楹東西對跼子夜恒聞扣擲
聲余偶起巡簷步而聲益急余惶駭以告吾母吾母
乃焚香持琰祝曰子宜即寔窀穸久矣若夫子性猶豫
屢卜屢改子所為弗寧居乎擲琰卜之果然嗟嗟此
余過也時余已卜地于邑二十七都田亭山之原距
郡城將十里而近且東郊夷達也形家言悉置勿譚
令後世子孫歲時視阡壠良便遂決計營二壠負癸

抱丁以次年萬曆乙未二月念九日申時兒淳中輩
奉安人柩葬焉虛其左泉郡俗凡婦人卒則私為謚
實僭也方安人歿時余沿俗私謚曰恭懿今于其葬
也削之銘曰子之幽宅為余樂丘萬形同盡孰短孰
修子雖不壽多福自求余今老矣社樗與儔寓茲逆
旅以樹松楸匪子之故營余菟裘時適去耶飄然
留

故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我渡陳公墓誌銘
萬曆癸巳四月二十二日大司寇同安我渡陳公卒
于郡城之里第距其生正德己卯十二月初十日享
壽七十有五公子金鑑卜葬公于晉江一都磁竈山
之原即公所營樂丘也先期纂公宦蹟行履及持少
司寇尺亭詹先生所爲狀謁余請銘余從公宦兩都
又周旋梓里最習不敢以不文解公諱道基字以中
世家同安莊江坂尾曾祖安祖材父北溪公光節代
有隱德公貴而贈祖父父皆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
北溪公猶逮公養封雲南道監察御史公生有貴徵

少警穎異凡兒侍郎公心器之携詣郡城就學因卜
居于郡之黃甲里遂爲晉江人爲郡諸生有雋聲嘉
靖己酉舉鄉薦庚戌成進士授浙江嘉善知縣嘉善
劇且饒公雅崇廉約謝一切餽遺請寄兩造至者立
剖其直枉諄諄慰諭遣之吏民畏且懷焉邑故無雉
堞屬島夷寇擾旁郡民荷擔立公爲設隘堡嚴偵伺
捐俸儲廩昕夕營拒守計四封卒賴以完比公去遂
罹寇熒民用益追思公云公之去嘉善也實奉爾書
徵聞母林淑人訃奔歸服除詣闕下選雲南道監察
御史出按右廣報命復出按左廣二廣編戶錯蠻夷

而居宦其土者率用雜夷之政治之左廣又號腴數
吏漁獵厚自封所由來日舊公攬轡往輒振飭風稜
郡邑吏應聲澡雪諸所興革咸足貽方來畫一利拓
林叛卒流剽省郡城門畫鑰公命洞闢諸門榜諭以
禍福遂戢戈稽首遠遁稚菴竄授傳聞者數萬計卒
無恙識者預覘公戡定雄畧矣乙丑以積望擢太僕
少卿丙寅移鴻臚卿于南京時盖有陰中公者隆慶
丁卯出爲四川按察司副使戊辰爲廣西布政司叅
政公所至怡然曰內外皆王臣也奚擇焉然公許久
乃益定矣己巳遷浙江按察使庚午遂超拜南京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卽歲改應天巡撫時新
鄭柄國方修華亭宿憾意公外調時華亭尸之且藉
手爲釋憾地公漠然不以措意也而先是撫三吳者
負耿介頗峻厲鵞擊猾少年競起告訐肆脅持爲姦
利士民病焉公曰琴瑟不調鼓而更張茲其會已乃
檄下所司第不得翫法有所縱舍諸告密株連者置
勿問謬持人短長快睚眦者必罪無赦自是告訐之
風頓爲衰止吳中人懽若更生顧獨念閭閻彫罷冠
蓋樓船相屬則勅郡邑吏無或飾厨傳媚過賓頗如
前撫臣要束公復躬節縮爲之更斤斤罔敢踰越

者竟坐是失貴近意而言官復揣柄臣微指遂誣摘
公短公解組行矣公歸未幾遭侍郎公喪讀禮槌戶
營樂丘于先隴之側若將老焉丁丑廷議用宿望起
公開府薊鎮屬 酋款塞邊候息烽至則閱部伍除
戎器凜若與 對壘者幕府市祖悉覈爲饗士費總
戎某者倚輿援善乾沒亦斂手就羈車也江陵以歸
葬故往返良涿間督臣躬送道左視供張公獨謂督
臣曰不佞請代公視邊析其挺持不搖如此戊寅遷
南京大理寺卿辛巳進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備
尋以工部左侍郎召入督 永昭二陵工既竣事詔

加二品服俸癸未遷南京刑部尚書南曹故閒局推
畿內刑獄頗稱繁夥公先長棘寺時已積著明允稱
典留刑幾三載尤精意爰書慎讞決兢兢三尺雖有
勢如山弗奪有孝廉以扞罔黜者百方營解甚力權
貴人強爲湔雪公力持之弗爲動忌者乘是中公于
是言官復摘公短然不能有所厚詆也公慨然曰歸
休固吾願矣再疏乞骸骨竟得請公脩幹豐賴電目
聳觀性亢挺自負一中讒弋再被謗書不以其故少
貶嘗曰我道固是耳家居廐門寡接人弗敢以私干
而獨篤故舊崇長厚既爲列卿見鄉先達逡巡隅坐

如故其接鄉後進則輒請毋固讓鈞禮乃罷所汲引
薦達爲多里中無少長甚鄉重之晚歲獨寢一室左
圖右史布衾縑帷蓋其性所安匪矯云公配蔣氏封
淑人子男二金鉉郡廩生以蔭入太學金鑑郡庠生
女一適太常寺少卿池公浴德子郡庠生顯京公之
歿也閔撫按官爲請卹典于朝 聖天子念公耆碩
予祭二壇遣中書舍人來董葬事葬以甲午年某月
某日塋負乾揖巽銘曰矯矯司寇莊江毓神徙居于
晉徽譽振振自他有耀曩應在陳公叶厥繇爲時聞
人馴雉乘駟廊廟所珍培風斯奮既抑復伸南北節

旄策足要津直道終售猷望嶙峋職司喉舌履近星
辰縣與歸來蟬脫坊塵屯膏未究旦評方新傳說乘
箕棄危還直爵哉佳城先公與隣綿綿慶澤赫赫明
綸勒此銘章以永弗泯

大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仰恂楊公暨

配贈恭人黃氏墓誌銘

仰恂楊公諱佩訓字維式舉隆慶庚午省試第二明年成進士累官黔大叅而以蜀臬憲中譏弋當左調歸日徜徉林壑陶然也嘗私語所親曰漢酈曼容官不肯過六百石吾叨竊逾涯第以此畢吾生焉足矣居數閱月偶過其弟茂才佩範方引酌深譚忽中疾昇歸舍弗藥而卒公至性淳篤愛弟如子愛異母弟如母出從宦餘貲持以昇仲季無失業與人交迢迢退讓表裏洞徹每命觴對奕笑言啞啞無城府町畦

人亦不得而溷也卒之日宗黨里閭咸以喪此德人
為恨焉公釋褐為戶部主事居二載奉贈公諱南奔
免喪復入戶部出典許野關稅公搜蠹剔蠹諸胥吏
近習靡弗灑指奉法者追遡往額校數歲之中以為
程始至量征之稍充則量蠲之額將盈則又蠲之戒
停滯省餽餉要以下不病商上不乏供而止仍掇其
事宜梓為例嗣事者有規隨清靜之慶焉竣事還
朝大司農深器公復請遣公督徐州庾兼董推舟公
所為埤弊實時稽驗一如曩日理吳關狀舟無苛索
振無羨耗諸榜人漕卒歡聲載道即署閭稱廉能吏

必首舉公屈一指矣積資閥以郎中遷四川參藩駐
涪州藩司牘無旁午第與上下吏報答相可否公不
喜陰陽人意持謙如山即大吏無所屈會有大木之
役直指郝劾州縣科派者七人合州守劉某與焉劉
居官廉公寬之銳身爲白郝恚甚而合州民詣闕
號劉守寬甚急劉事解得不免官郝疑公主之愈大
恚遂論調公改參粵西藩公咲曰畏途瘴鄉奚擇焉
此身乃猶故吾耳至粵西則讞決爰書表率屬吏皆
凜凜如故徭徼煽亂督府調蒼梧兵討之凡發縱借
筋必仗公而決事平督府論薦公即擢副粵臬備兵

桂林乃忌者復中公蜚語當得調時公意已勸游矣
盤旋里居者凡二載所親或勸之駕曰子年甫彊仕
耳而偃蹇清時得非不足君所乎公乃復捧部檄入
蜀董叙馬廬兵事駐節馬湖馬湖故牂牁地也漢夷
錯處憲使者新自長寧徙鎮焉其署宇錢穀問伍營
營若新造之家公游及應之繕儲蓄釐軍實飭將吏
毋獲生事土酋望風帖息郡遭回祿延燒千餘家公
從便宜發粟賑之所全活以萬數烏撒土酋死二子
爭襲紛紛如亂繩公奉兩臺檄細訶其倫次情形出
片語定之酋頓賴謝曰得楊公一言賢於十部從事

矣行縣之暇召人士爲會面加品藻不啻若子弟凡
經公甄識掇巍科者若干人播揚酋始發難時有議
主撫者公爭之曰虺不摧而蛇若何亟上三策請勦
之秉鉞者屬公西路監軍會北路兵失利諸將卒皆
披靡散公下令堅壁獨與參軍曹希彬殿後師以還
即同官咸服公勇略矣公居馬湖最久遷黔中大參
而直指論撫者失策并波及公復從左調公默默不
自明也人謂天之迓公故里也盖有陰祐焉忌者之
力宜不能及此公始祖曰不語居士元時始居晉江
三傳至知善知善生祐保祐保生璇璇生和和生寬

稱雲臞先生生六子季曰恂齋公鸞嘉靖丁酉鄉進
士官輝邑令是為公父以公貴累贈中憲大夫公母
陳太恭人郡華族也公配黃恭人教諭西村公女大
司寇恭肅公姪女也恭人生而婉婉及有家事舅姑
孝謹甚其從公宦邸諸所嚴局鐫飭僮僕能一一愜
公意衣麤食糲與婢媼同作苦曰吾以佐君子廉耳
晚念公獨子為置妾媵以需當夕樛木逮慈而螽斯
未廣蓋終其身有遺憾焉公子師尹卜葬公及恭人
于某山之原先期來請銘曰先公於先生筆研交也
且誼在姻戚乃敢以不朽累述乎公達人也余豈敢

謏公憶公始自蜀歸時余亦謝南雍抵舍嘗投壺對
酌左握矢右持觥向余笑曰李謫仙蜀道難有歌兄
能爲我誦之乎余誦其半弗能竟也公曰足矣爲引
滿舉白者三乃不意再入蜀而再躡又不意歸自蜀
而長逝也聊掇一二以銘公墓曰噫噫蜀道難兮難
於上青天匪蜀道則難兮人情乃險於山川錦城豈
云樂兮不如邊故廬人也何尤兮彼蒼胡弗假以年
天不可問兮惟令德其永延偕如賓而藏夜壑兮孰
與天梯石棧相鈎連

興化府學教授錦山林先生暨配柯氏墓誌銘

司理林君學曾將葬其二尊人率弟姪謁不孝請銘墓焉不孝方廢蓼莪伏草土謝病未能也司理君懇請曰同病相憐先生得無意乎不孝憶弱冠時受經于與泉蔣先生司理之尊人學博公於蔣先生同社友也每過從匡坐而譚無見齒之笑其步趨動止折矩循繩凜若擇地而蹈同業生望見公來輒私相語曰有道先生至矣不孝慕公有日矧司理君之請又甚殷也爰不辭而志之曰公諱敦忠字恕甫世居郡城西里曾祖觀祖英並有隱德父坦齋公文明爲博

士弟子有雋稱公生稟至性母陳碩人蚤歿權厝叢
間時公尚孩也髫齡甫知之則輒匍匐號慟哀動原
野聞者爲之墮淚坦齋公挾竒弗售常都講里中公
出就弟子列入治饗殮咸克當父意比喪父年已及
艾矣猶夙宵作孺子泣每步庭除不敢有綦履聲出
必告反必面醴饌必獻一如事生禮也家故貧窶交
乏貲公身與傭作伍晝操畚鍤夜宿榛莽形神爲之
毀瘁而是時公方以學行顯郡縉紳多賢公者稍助
藥裡費迄竣封樹然貧廼益甚日茹糲爲飽懸鵲爲
溫矣郡司理袁公聞公名延爲子師邑有二豪猾者

挾重賄浼公居間公弗許然司理意直之頗爲
諱其事適其人復有所祈公以情告事既解持賄
爲謝公笑曰吾乃竊官司仁明爲駟駿耶峻拒之如
防有舊塾徒投筆用武功顯然弗愜於士論一日以
厚餽進意借師爲重公堅謝卻之其人懷快悵去乃
卒用賄敗公雖貧其志操嚼然不淄如此公前後最
爲督學所知獎晚乃應歲薦上春官選部關西胡大
夫復延爲子師公閉關招提與胡氏兩生講業其遠
嫌疑杜干請一如在司理署中也謁銓得司訓南陵
已遷諭海澄已又遷授莆陽所至皆嚴模楷卻贊餽

諸生窘乏者恒就公假貸公應之無忤色蓋後先著錄編牒幾二千人無不人人頌公者居莆陽閱二載忽慨然嘆曰吾位非二疏而老似之矣庸可冒頽齡縻祿耶遂投牒乞致仕歸歸之明年而司理君舉鄉薦又三年成進士所居負郭窮巷僅蔽風雨公恬然甚適於郡邑大夫絕無所造謁即致爲鄉賓不赴也公生平論學一以躬行爲主督學奉新蔡公廉公賢特優獎賚試事竣集諸生講學于清源山中諸生群有論難公徐拱而前曰今之學者基無尋尺而臨深爲高自謂聖賢作用不知中行難得若狂若殆幾鑒

一箇入頭狂者天資灑落地位儘高若痛自刮磨掃却校業從根本着力將來亦覺有灑落處此猶之可幾於狂也所謂踏却實地人也蔡公爲首可者久之公之論學如此故其居家居官皆自孝友操修中確有實詣焉頃歲海澄人士請祀公名宦公儼然存也歿而泉士請祀公于鄉莆士復以名宦請嗟乎此三代之人心哉公配柯孺人性木訥悃悃居恒與公相莊公素篤孝而孺人斥資妝爲孝養具公專精問學不問家人產而孺人勤織泉虔藻蘋俾無內顧公課諸子業而孺人夜執女紅以督篝燈皆出公意授者

雖是公有孽叔以斫弛折筋爲垣齋公所不喜猝物
故公方肄業山齋孺人以已意亟出簪珥治送終事
公常津津語其諸子曰使吾無憾於季父逝者而母
以也嗚呼賢矣司理君卜以萬曆丙申十二月二十
日葬公及孺人于邑一都仙嶺山之原而司理君之
配陳孺人以甲午歲卒今亦祔於姑之側焉余觀司
理君逡逡篤行君子也以祿弗逮母封未逮父爲恨
每譚及輒淚浪浪下然而公之所爲世重者在彼不
在此銘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居今行古任定祖史氏
傳之標儒林寥寥千載公爲伍歿祭於社鄉先生

而尸祝庚桑楚新阡何必侈南陽居乎容膝藏杯土
如賓之儼雙壁合有子繼志孫繩武詩書栢棬澤猶
新永貽苗裔天之祐